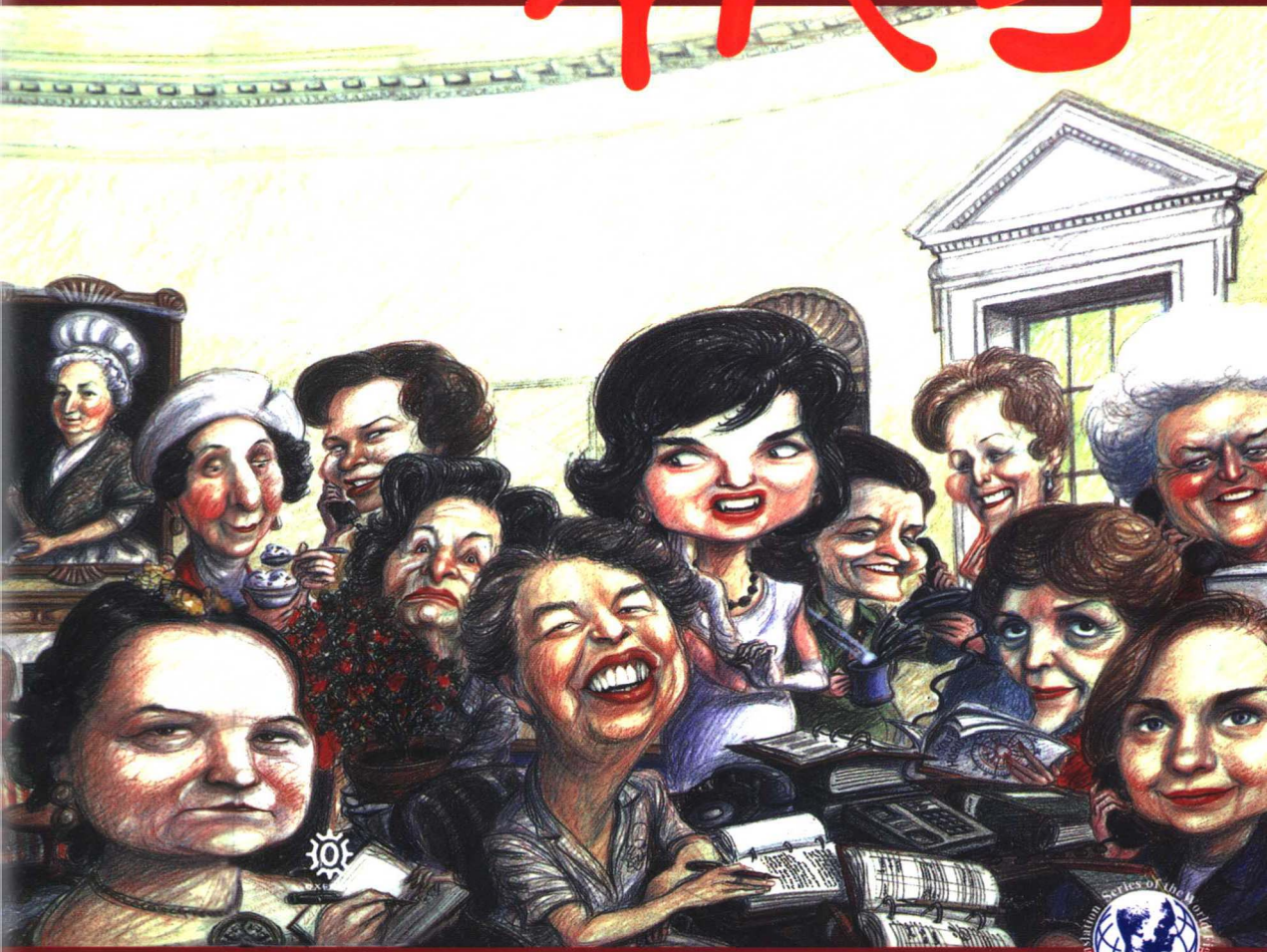


Presidential Wives

美国总统

夫人轶事

[美] 小保罗·F. 鲍伊勒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 世界人物译丛 ·

美国总统夫人轶事

(修订版)

Presidential Wives

[美] 小保罗·F. 鲍伊勒 著

王首燕 高莺莺 译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总统夫人轶事 / (美) 鲍伊勒著; 王首燕, 高莺莺译.

—修订本.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6.8

(世界人物译丛)

ISBN 7-5090-0117-X/K·109

I.美… II.①鲍…②王…③高… III.总统-亲属-生平事迹-美国 IV.K837.1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85816号

北京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6-1157号

PRESIDENTIAL WIVES by Paul F. Boller, Jr.

Copyright © 1988, 1998 by Paul F. Boller, Jr.

This translation of *Presidential Wive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98,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本书英文原版1998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简体中文版得到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

书 名 : 美国总统夫人轶事(修订版)

出版发行 :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复兴路4号(100860)

网 址 :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 (010) 83908400

发行电话 :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010) 83908410(传真) (010) 83908423(邮购)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燕郊汇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 30

字 数 : 570 千字

版 次 : 2007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5090-0117-X/K·019

定 价 :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序

《总统夫人》一书是关于总统的三部曲著作的第三部，第一部是《总统轶事》(1981年)，第二部是《总统竞选》(1984年)。布局格式是相同的：短文和轶事。短文主要介绍了总统夫人背景、性格、观点和个性，作为政治领袖妻子的公众生活与个人生活，以及作为入主白宫从此履行起国家第一夫人的义务与职责的女人所持有的看法。短文之后的轶事——无论是有趣的、生动的，还是令人伤心的——都阐明、强调并充实了短文的要点。

有关总统夫人的故事素材比总统本人的难以获取。20世纪以前，除了几个显著的例外，总统夫人一直都保持着不引人注目的形象，也很少引起公众的关注。詹姆斯·门罗和马丁·范布伦在他们的自传中都未提及他们的家庭；直到近年来，总统传记作者才不得不敷衍了事地拿出一两页抑或一两段来介绍总统的妻子。在1901年到1909年期间担任第一夫人的伊迪丝·克米特·罗斯福说，“一个女人的名字在一本书中只应该出现三次，出生、结婚和去世这三次。”¹ 20世纪大众传媒的巨大发展以及对美国社会妇女地位的新看法让所有的这一切发生了改变。逐渐地，总统夫人再也无法置身于各种新闻之外，即使是她本人并不想参与这些新闻之中。

本书介绍的总统夫人中有五位在她们的丈夫成为总统之前就去世了：玛莎·杰斐逊、雷切尔·杰克逊、汉纳·范布伦、埃伦·亚瑟与艾丽丝·李·罗斯福。还有三位——莉蒂西雅·泰勒、卡罗琳·哈里森和艾伦·艾克森·威尔逊——是在白宫任职的时候去世的，而她们的丈夫又再娶了夫人：约翰·泰勒(朱莉娅·加德纳)与伍德罗·威尔逊(伊迪丝·博琳·高尔特)是仍然在职的时候再娶的，而本杰明·哈里森(玛丽·斯科特·迪米克)是在离职后再娶的。有五位在婚后成为寡妇(玛莎·华盛顿、玛莎·杰斐逊、多丽·麦迪逊、玛丽·斯科特·哈里森与伊迪丝·博琳·威尔逊)，三位后来离了婚(雷切尔·杰克逊、佛罗伦萨·哈丁与贝蒂·福特)。罗纳德里根是第一位成为总统的离婚男人，他于1948年与电影明星简·惠曼离婚，并于1952年与南希·戴维斯结婚，她在1981年成为第一夫人。还有两位总统任职的时候是单身汉——詹姆斯·布坎南与格罗弗·克林夫兰，但是后者在他任职的第二年娶了弗朗西丝·弗尔瑟姆。八位第一夫人还在白宫任职的时候就成了寡妇——安娜·哈里森、玛格丽特·泰勒、玛丽·托德·林肯、卢克丽霞·加菲尔德、艾达·麦金利、佛罗伦斯·哈丁、埃莉诺·罗斯福与杰奎琳·肯尼迪，但是只有肯尼迪夫人后来改嫁给了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十五位第一夫人在离开白宫后成为寡妇：玛莎·华盛顿、多丽·麦迪逊、路易莎·凯瑟琳·亚当斯、朱莉娅·加德纳·泰勒、萨拉·波尔克、依莱扎·约翰逊、朱莉娅·登特·格兰特、弗朗西丝·克利夫兰、伊迪丝·克米特·罗斯福、海伦·塔夫脱、伊迪丝·博琳·威尔逊、格蕾丝·柯立芝、贝丝·杜鲁门、玛米·艾森豪威尔与雷迪·博德·约翰逊，他们中只有一位再婚：弗朗西丝·弗尔瑟

vi



姆·克利夫兰（小托马斯·J·普雷斯顿）。六位第一夫人恰好在她们的丈夫要离职之前去世——阿比盖尔·亚当斯、伊丽莎白·门罗、阿比盖尔·菲尔莫尔、简·皮尔斯、露西·韦布·海斯、卢·胡佛，但是只有米勒德·菲尔莫尔再娶了一位奥尔巴尼寡妇卡罗琳·C·麦金托什。

19世纪时，许多总统夫人几乎都是不为人知的。她们在她们的丈夫宣誓就职后便住进了白宫的家庭住宅区，或者是借口身体不好一直住在那里，或者是以尽可能低调的姿态例行公事地出席了幾次白宫的庆典。还有一些，即使是在共和政府刚刚成立的那些年里，也充分发挥了她们的作用。玛莎·华盛顿因在总统府招待客人时的亲切友善赢得了众多赞许，而多丽·麦迪逊则因她作为国家第一女主人的优雅与魅力闻名。与许多年以后的杰奎琳·肯尼迪一样，麦迪逊夫人也是一位时尚引领者，且与肯尼迪夫人一样，她也对国内外的女性时尚有着重大的影响。

有些第一夫人获得了极大的声望，但既不是作为女主人也不是作为时尚的引领者，而是在作为她们丈夫的助手这一角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为其婚姻带来了财富与社会地位，她们的知识与文化为丈夫的政治见解提供了帮助。她们还未在公共出版物上引起极大轰动的时候，积极地管理着家庭经济，教育孩子，让她们的丈夫能够吃好、穿好和休息好，并在她们认为丈夫说得没有道理时指出他们的错误。有时候，她们也会给总统的演讲、政策与任命提出一些非正式的建议。萨拉·丘瑞丝·波尔克在她的丈夫成为总统之前与之后，都对他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议，但是她从未想过要在他遇到的一些问题上发表公开的看法。贝丝·W·杜鲁门在应对新闻媒体时，极尽作为第一夫人的沉默之能事，但是她却希望她的丈夫能让她了解他所有的政治活动，而且每当他忘记这样做的时候她都会很愤怒。家庭讨论（即使是婚姻处在紧张状况时）对总统决定的影响是难以衡量的，却也是毋庸置疑的。

杜鲁门夫妇都把自己看作是对方的搭档。吉米·卡特与罗莎林恩·卡特也是如此。但是与其他几位20世纪的第一夫人一样，卡特夫人在丈夫担任总统时，也是一个活跃的积极分子。她出席内阁会议，作为总统的代表访问中美洲和南美洲，参与作为美国总统的丈夫所做的许多决定，并在他竞选总统时为他进行了许多竞选演讲。杰奎琳·肯尼迪与帕特·尼克松虽然远不如卡特夫人积极，但是她们也在竞选运动中帮助了她们的丈夫，还制定了她们自己的特殊计划；贝蒂·福特、南希·里根和芭芭拉·布什也是如此。而所有总统夫人中最为活跃的是埃莉诺·罗斯福。她不仅在政策和任命方面给了丈夫许多建议，而且还帮助他制定了许多他所拥护的新政方案，并提出了许多她自己的看法，而且许多都赢得了丈夫的赞同。同时，她自己还有一份作为记者的成功事业。20世纪20年代时，她开始为报纸和杂志撰写文章，在白宫的时候她写作的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丈夫去世后，她继续从事写作。她还在二战结束后作为美国代表在联合国任职。与大多数第一夫人不同，离开白宫后，她从未认真考虑过退休后的未来会怎样。

与罗斯福夫人一样，20世纪最后一位第一夫人希拉里·罗德汉姆·克林顿不仅

仅是总统的搭档也是一位活跃分子。她是第一位在入主白宫前获得法律学位并拥有她自己的专业职业的总统夫人。曾有一段时间，她负责一个卫生保健改革特别工作组，这要求她作为丈夫政策的拥护者出现在国会和公众的面前，但是由于国会对她所提出的卫生保健建议表示反对，因而她未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她始终都是丈夫亲密的搭档，并且在他受到敌人攻击时，她是他最大的支持者。她出席了国内外的各种会议，并就许多问题发表了她的看法，如女权和儿童权利等。与罗斯福夫人一样，她也为周报撰写专栏文章，在其中探讨她所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与罗斯福夫人一样，她受到了极端右翼分子的大量批判，但是她也从钦佩她的智慧、聪明与社会责任感的人们那里得到了赞许。

20世纪20年代初，曾有一个法官问一个申请加入美国国籍的人是否知道如果总统突然去世谁将会成为美国总统，这个申请人快速地回答说：“他的妻子。”法官被这个回答逗乐了，便立刻签发了最后的文件。²但是大多数总统夫人（或许是所有总统夫人）都会对坐第一把交椅的想法感到惊恐万分。即使是在丈夫1919年中风后隐瞒公众并为丈夫批阅文件的伊迪丝·博琳·威尔逊，也愤怒地否认了她在威尔逊生病期间担任起“女总统”的指控。埃莉诺·罗斯福坚决地否认了她在白宫时曾按她自己的意图行事的说法。尽管她担任第一夫人时精力充沛地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活动，但罗斯福夫人始终认为她的工作是对丈夫工作的一种补充。提到在白宫生活的十二年，她曾写道，“基本上，我认为我生活的那些年与我个人是完全脱节的。似乎我已经将作为总统夫人的那个人独立在了我自己的世界之外。我已经深深迷失在了我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这就是我的感受与工作，直到我离开白宫都是如此。”³

总有一天，总统夫人可以在白宫里，自由地从事她自己的事业。当然，如杰拉尔德·R·福特曾预言（令他的妻子很高兴）的那样，总有一天，美国的投票者会推选一名女性进入白宫来担任美国总统。但是有人会禁不住想知道美国总统的丈夫会是怎样的。他会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男人吗？抑或是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男主人、一个时尚引领者、一个好搭档或是一个积极活跃的人呢？还是第一先生（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在白宫居住的时候会从事他自己的自主事业呢？无论他选择担当什么角色，有一点是肯定的：新闻界和电视将会大量报道美国以前从未出现过的类似人物及其行为。

我非常感谢眼光锐利的编辑谢尔登·迈耶与利昂娜·坎珀莱斯，他们在我对总统夫人的这项研究中给了我许多见解独到的建议。

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 沃思堡 一小保罗·F·鲍伊勒

注释：

1. Sylvia Jukes Morris, *Edith Kermit Roosevelt: Portrait of a First Lady* (New York, 1980), 525-26
2. Frederick L. Collins, "Electing a President's Wife," *Woman's Home Companion*, 55 (April 1928), 9.
3. Eleanor Roosevelt, *This I Remember* (New York, 1949), 350-51.

目 录

序	vi
1. 玛莎·华盛顿 (1731-1802)	1
2. 阿比盖尔·亚当斯 (1744-1818)	10
3. 玛莎·杰斐逊 (1749-1782)	26
4. 多丽·麦迪逊 (1768-1849)	30
5. 伊丽莎白·门罗 (1768-1830)	42
6. 路易莎·凯瑟琳·亚当斯 (1775-1852)	46
7. 雷切尔·杰克逊 (1767-1828)	56
8. 汉纳·范布伦 (1783-1819)	63
9. 安娜·哈里森 (1775-1864)	65
10. 泰勒夫人：莉蒂西雅·克里斯汀·泰勒 (1790-1842) 与朱莉娅·加德纳·泰勒 (1820-1889)	68
11. 萨拉·丘瑞斯·波尔克 (1803-1891)	77
12. 玛格丽特·泰勒 (1788-1854)	84
13. 阿比盖尔·菲尔莫尔 (1799-1853)	89
14. 简·皮尔斯 (1806-1863)	92
15. 玛丽·托德·林肯 (1818-1882)	97
16. 依莱扎·约翰逊 (1810-1876)	114
17. 朱莉亚·登特·格兰特 (1826-1902)	118
18. 露西·维博·海斯 (1831-1889)	131
19. 卢克丽霞·加菲尔德 (1832-1918)	139
20. 埃伦·赫顿·亚瑟 (1837-1880)	146
21. 弗朗西丝·克利夫兰 (1864-1947)	150
22. 卡罗琳·哈里森 (1832-1892)	159
23. 艾达·萨克斯顿·麦金利 (1847-1907)	165
24. 罗斯福夫人：艾丽丝·李·罗斯福 (1861-1884) 与伊迪丝·克米特·罗斯福 (1861-1948)	174
25. 海伦·海罗恩·塔夫脱 (1861-1943)	187
26. 威尔逊夫人：艾伦·艾克森·威尔逊 (1860-1914) 与伊迪丝·博琳·威尔逊 (1872-1961)	199
27. 佛罗伦斯·克林·哈丁 (1860-1924)	220
28. 格雷丝·柯立芝 (1879-1957)	231



29. 卢·亨利·胡佛 (1874-1944)	247
30. 埃莉诺·罗斯福 (1884-1962)	259
31. 贝丝·W. 杜鲁门 (1885-1982)	283
32. 玛米·多德·艾森豪威尔 (1896-1979)	302
33. 杰克琳·布维尔·肯尼迪 (1929-1994)	323
34. 蕾迪·伯德·约翰逊 (1912-)	348
35. 帕特·尼克松 (1912-1993)	367
36. 贝蒂·福特 (1918-)	386
37. 罗莎林恩·卡特 (1927-)	402
38. 南希·里根 (1921-)	417
39. 芭芭拉·布什 (1925-)	439
40. 希拉里·罗德汉姆·克林顿 (1947-)	447
索引	458



玛莎·华盛顿

1731-1802

美国的首位第一夫人从不骄傲自大。一个与她相识的人曾说，她“率直、宽容而且高贵。”¹ 1779年2月，她来到新泽西莫里斯敦她丈夫的指挥部，当她从马车上走下来时，有些人误认为她是一个仆人，而当华盛顿将军冲出来问候她时，那些人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不久以后，小镇上的一些夫人便开始正式地拜访她，她们吃惊地发现这位所谓的“华盛顿夫人”穿戴朴素而且总在忙碌着为士兵们织袜子。令她们更为惊讶的是：就在她亲切地与她们交谈时，她还在继续织着袜子。她的丈夫成为总统后，她还是非常的和蔼可亲。阿比盖尔·亚当斯曾谈到，作为美国总统的夫人，她丝毫没有傲慢的姿态。或许，她是如此的有自信以至于她根本不会傲慢自大。

玛莎·华盛顿（即1731年6月出生的玛莎·丹德里奇）很容易相处。她是弗吉尼亚一个富有农场主的女儿，小时候做着有钱女孩会做的事情——受家庭教师教育、刺绣、弹小钢琴和骑马，她十五岁时便开始周旋于上流社会中。1749年，她十七岁时，嫁给了另外一个富有的农场主丹尼尔·派克·卡斯蒂斯上校，他的年龄几乎是她的两倍，他们居住在卡斯蒂斯的住宅——“白宫”里，她满怀信心而且也有能力承担起作为一个农场主夫人的职责。八年后，卡斯蒂斯去世，她便成为弗吉尼亚最有钱的寡妇，仅仅二十五岁却带着两个小孩。一两年来，她独自掌管着卡斯蒂斯的财产。后来她便遇到了乔治·华盛顿。



乔治，稍微年轻一点，在他遇到玛莎时已不是平民。他已从他的同母异父的兄弟劳伦斯那儿继承了佛农山种植园，作为能证实自己能力的弗吉尼亚民兵组织的上校，他轻而易举地便使自己融入了弗吉尼亚的上流社会。然而1759年时他与玛莎的婚姻更推动了他财富与声望的增长。数年后，在他与一个坦言拒绝卖给他想要的土地的苏格兰人大卫·伯恩斯发生争论时，伯恩斯大声说道：“我猜想你是以为人们会把从你那里得来的全部谷物都当作干净的吧。如果你没有与卡斯蒂斯寡妇结婚，你会是什么样？”²华盛顿刚从总统位置退下来时，有些气愤地谈论起了这次遭遇。但是玛莎却被逗笑了。她大概也在时不时地问自己相反的问题：“如果你没有嫁给乔治，你会是什么样？”

华盛顿夫妇自那以后便一直生活得很幸福吗？很显然，他们确实很幸福。在遇到玛莎前，华盛顿已深深着迷于一个最好朋友的年轻漂亮妻子，而且他似乎一生都对她保有感情上的依恋。然而他对玛莎的爱却是深挚而永恒的。他曾写道：“爱情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东西，但它又是如此美味的一种食物以至于不能仅仅以此过活，婚姻幸福的一个必要因素是两人要有共同的目标而不仅仅是爱情：即没有什么比一对伴侣有好的默契、好的性情、好的声誉与经济收入更重要。”³乔治与玛莎拥有所有这些方面的特质。

在与玛莎结婚前不久，乔治辞去了在军队的工作，打算在玛莎的帮助下，全身心地管理他的巨额财产，款待朋友与亲戚，并像有钱的农场主通常所做的那样，担任教区委员与弗吉尼亚立法机构的成员。就在结婚后他写信给伦敦的一个亲戚说：“我认为我现在可以坚信我已经找到了终身的合适伴侣，我希望退休后可以找到比我曾在这广阔且忙乱的世界里所经历的更多的幸福。”⁴华盛顿夫妇由于美国革命与后来的总统任期必须离开佛农山，之后很长时间他们都在期盼着退休。但是公众生活给他们带来的兴奋或许比他们所承认的要多。他们当然认为无论何时只要有危机发生，乔治就应该立刻从他的私人生活中抽身出来。他们二人身上有很多的贵族气质与自尊品性。

革命爆发时，有谣言称玛莎是一个亲英分子。但是在乔治支持反英斗争的时候，认为玛莎支持英国人的这种看法是荒谬的。这两个人在政治观点上就如同一个人。当一个亲戚对乔治加入反抗运动的“愚蠢举动”感到痛惜时，玛莎大声说道：“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心属于这项事业，乔治是对的，他永远都是对的。”1774年8月，帕特里克·亨利与埃德蒙·彭德里顿曾中途停下了正赶往费城参加第二次大陆会议的华盛顿一程，他们对华盛顿妻子的好战情绪留有深刻的印象。彭德里顿后来写信给朋友说道：“她似乎已准备好做出任何的牺牲，而且非常高兴，可是我知道她十分焦虑不安。她谈论起战争就像一个斯巴达母亲在跟儿子讲话。她说，‘我希望你们都要保持坚强——我知道乔治会做到。’……我们早晨出发时，她站在门口，并用鼓励的话为我们加油。‘先生们，上帝与你们同在。’”⁶乔治承认1775年6月大陆会议提出让他指挥大陆军队时，他并不愿意。他告诉玛莎，与拥有国家最高军事职位的荣誉相比，他宁愿“可以一个月都呆在家中与你享受到更多真实的幸福”。⁷尽管如此，乔治与“帕奇”（乔治对她的昵称）都很高兴所取得的荣誉，但或许他们并未对此感到十分惊讶。

1775年11月，玛莎到马萨诸塞州她丈夫在剑桥的指挥部见他。从那以后，直到战争结束，即使是冬天玛莎还是会去他的军营，直到春天战争重新开始她都始终如此。她的陪伴对他来说意味着太多；她与她称之为“丈夫”的他一起骑车，并在事情看起来不乐观的时候给予他精神支持。玛莎的存在也鼓舞了士兵们的士气。她所做的工作——缝衣服、织袜子、照顾病人，鼓励其他妇女也为战争尽自己的一份力。她告诉她们：“我们的丈夫和兄弟都是爱国主义的典范，而我们必须做勤奋的典范。”

玛莎本人是华盛顿各个指挥部中的勤奋模范。佛吉山谷的一个妇女报道说，“我一生中从未见到一个女人会像华盛顿夫人这样，为了让生病的战士们能够舒服一些从大清早一直忙碌到深夜。除了星期六，每天军营中的军官夫人或是其他女人都会被请来帮助她织袜子、补衣服，而且在有布料的时候还会为贫穷的士兵做衬衣。或许每个晴天你都能看到她手挎篮子，与一个随从一起，穿行在临时营房中寻找最需要帮助且最为贫困的伤病员，然后她会尽她所能给予其最大的慰藉。”⁹还有一个妇女曾谈到玛莎“经常会说起贫穷士兵所受的苦，尤其是那些生病的士兵。她的心似乎对他们充满了怜悯。”¹⁰1780年，当费城的一份报纸上刊登出一篇名为《一个美国女人的情操》的文章后，一些人便认为她就是作者，并喜欢援引此文。¹¹玛莎并不是作家（尽管幸存下来的几篇她写的文章中包含有一些很好的措词）；但她确实是非常诚恳地赞同此文章的爱国主义观点。

战后，华盛顿成为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夫人”从一开始便像曾经认真对待自己革命军总司令妻子的身份一样对待她的新身份。她认识到，美国人民都希望她和她的丈夫能够以可以赢得世界上历史悠久国家尊重的得体行为掌管好这个新政府的行政部门。在新的身份下，玛莎总是能将高贵与亲切完美地结合起来。1789年4月，华盛顿就职，几周以后阿比盖尔·亚当斯便在纽约见到了玛莎，她很高兴自己所看到的。亚当斯夫人说道：“她穿戴朴素，但是那种朴素却是所有艺术的最好形式……她端庄谦逊、高贵娇柔，丝毫没有傲慢自大的姿态。”¹²第二次拜访证实了这种最初的好印象。亚当斯夫人断言：“华盛顿夫人是那些创造了爱与尊重的人当中的一个。令人感到极为愉悦之处就在于她的坚持不懈与自然真挚的行为举止，这些令她成为众人崇拜与尊敬的对象……我发现对比以前英国君王们曾给我留下的印象，她给我的印象更加深刻。”¹³

华盛顿担任总统期间，每周二下午都会有接待会，周四为宴会，而周五则是由第一夫人举办同时华盛顿也会参加的联欢晚会。玛莎渴望她的丈夫能出席所有的社交场合。她从来不允许客人谈论政治，而且当来宾想听到她对政治问题的见解时，她总会巧妙地将他们引导到非争议性的话题上来。她还发觉她的丈夫从不晚睡。时钟敲九下时，她会习惯性地告诉客人们：“将军总是在九点就寝，而我通常比他还早。”¹⁴有些人（例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认为在华盛顿的招待会上应该有更多的仪式；但有些人却指责第一家正在尝试“笨拙地模仿皇室”。¹⁵可是，大多数人还是会赞赏玛莎“行为举止的从容与直率”。¹⁶

玛莎在第一个首都纽约时并不是特别高兴，她发觉1790年联邦政府搬至的地方——费城，更讨



她的喜欢。但是，基本上，她第一夫人的身份还是会让她感到难受。她称她做总统夫人的那段日子是一段“迷失的日子”。她曾在给她侄女的信中坦白地说道：“我在这儿过着一种非常单调乏味的生活，对这座城市里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我从未去任何公众场所——实际上，我更像一个政治犯。在我身上有很多我无法摆脱的束缚，我不能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很固执，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家中。”¹⁷在给墨西·沃伦的信中，她抱怨起伴随她“新的不如愿的身份”而来的那些“起码礼节”，而且还说道：“我有时认为安排并非完全符合它应该的那样，而宁愿呆在家中的我却占据着一个许多年轻人与追求华美的女人都极其喜欢的一个位置……我已经了解了太多人情世故的空虚，以至于我都不期望会从这种公众生活中得到幸福。”尽管如此，她还是决心像她的丈夫所做到的那样，尽好自己的职责。她告诉沃伦夫人说，“无论我在什么位置上，我还是要高高兴兴的，因为我也已经从种种经历中学到：我们是幸福还是痛苦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的倾向，而并非我们所处的环境。无论我们到哪里，我们的头脑中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原由。”¹⁸沃伦夫人回信安慰她说：“许多年轻人和追求华美的女人认为你的身份很令人羡慕，你的这一看法或许是正确的；但是我知道大家都会赞成：为了这一高贵身份甚至在选举中拉票的人不会比现在掌握着美国第一夫人位置的女人更能获得同性人的投票。”¹⁹

华盛顿1797年离职后，玛莎终于可以永远地回到佛农山时，玛莎非常高兴，乔治也同样极为高兴。她在给诺克斯夫人的信中写道：“我亲爱的朋友，我无法告诉你在被剥夺了家的权利这么久后，我是多么的喜欢这个家，因为我们在纽约和费城居住的地方并不是家，而只是一个寄居之地。将军和我的感觉就像孩子们从学校放学或从严厉的监工那里解放出来，因而我们认为除了私事和娱乐，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再次放弃这神圣的家庭团聚。我们是如此的吝嗇我们的快乐以至于我们都不情愿与除了亲密朋友之外的任何人分享，但是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些陌生人要求我们给予一部分快乐，而我们无法拒绝。”但是她又补充道：“我再一次完全地专注于一个老式弗吉尼亚主妇应尽的快乐职责，像瓦罐一样稳固，像蜜蜂一样忙碌，像蟋蟀一样快乐。”²⁰

辞职的喜悦是短暂的。1798年，在法国的危机时刻，华盛顿接受了约翰·亚当斯为了防备战争爆发让他领导一个临时军队的请求，但是幸运的是他不是必须回到该领域。第二年，华盛顿在一次雨中骑马时感染了风寒，在六十五岁时去世。玛莎在他死去的床边静静地说道：“我很快就会跟随他而去，我不必经受更多的考验了。”²¹她的断言过早。当国会计划将她丈夫的遗体从佛农山上的坟墓移到新的国家首都华盛顿时，她感到非常的失望。但是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忠顺。她写道：“我从之前的伟大榜样那里学到，永远不要将我的个人意愿与公众意愿对立起来，我必须同意国会的请求……在做这件我不想做的事情上，我不能说我为了公众的义务做出了个人感情的牺牲。”²²然而，最后，国会放弃了它的计划，因而乔治的遗体还是留在佛农山。

8 玛莎在佛农山平静地度过了她最后的两年，一直忙着编织和款待来访者。她的客人发现，她的脸“几乎没有皱纹，对于她那个年龄的人来说是相当白皙的。”1802年春天，波士顿的许多联邦主义者来到佛农山表达他们的敬意并与她共进了早餐。当她谈论起与托马斯·杰弗逊总统一

起评论的“常常是很尖锐，有时甚至是极具讽刺性的”有关“时局的新秩序”等问题时，他们听得非常高兴。对于杰弗逊曾批判她丈夫担任总统时所实施的政策，她仍然感到非常愤怒，还说她认为杰弗逊是“极其可憎的一个人，是我们国家曾经历的最大的不幸。”她还谈及了许多有关“将军”的事情，“认为自己孤零零地活着，生命被延长了，直到她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的陌生人。”她曾说过，她“渴望追随已故朋友而去这一时刻的到来。”²³

几周后，华盛顿夫人便因发烧而病倒，她烧掉了乔治给她写过的所有信件，并让牧师遵照她的临终遗言，为她穿上寿衣，她就这样等候着死亡时刻的到来。1802年5月22日，她在生病十七天后去世，享年七十一岁。《组合》对于她的去世曾评论道：“她不仅拥有能为女性气质增色的亲切人道的品德，而且拥有尊贵的举止、极高的理解力以及聪明、高尚的头脑。默默地表达对她满怀尊敬的悲痛之情是我们最好的颂词。”²⁴

她多么会骑马啊！

玛莎年轻时，比起读书来她更喜欢骑马，并且很快便成为一名熟练的女骑士。有一次她甚至骑着她的马法蒂马跳上了台阶，接着又跳到了威廉叔叔的房子上。她的继母和婶娘被吓坏了，但当她们正要责骂她时，她的父亲维护了她。他大吼道：“别管帕奇！……她绝不会损坏到廉的楼梯。上帝啊，她多么会骑马啊！”²⁵

密不可分

1758年5月，上校与理查德·齐姆勃雷尼夫人邀请住在附近的玛莎·卡斯蒂斯到他们在珀马奇河沿岸的家中呆上几天。玛莎到了之后不久，齐姆勃雷尼在沿河岸散步的时候与他的朋友乔治·华盛顿不期而遇，并邀请他共进晚餐。当时，二十六岁的华盛顿是弗吉尼亚民兵组织的指挥官，正在去威廉斯堡接受州长任职的途中，并表示他正急着赶路。但是当齐姆勃雷尼允诺要给他介绍弗吉尼亚最漂亮也最富有的寡妇时，华盛顿决定留下来。他不仅留下来吃了晚餐，而且还在那儿过了夜，因为主人告诉他：“没有客人在日落后离开我的家。”乔治和玛莎年龄相仿，似乎立刻便很合得来，到乔治离开的时候他们已经很有默契了。7月，华盛顿从坎伯兰郡要塞给她写信说：“……我要抓住机会给从现在起将会与我的生活密不可分的人说几句话。自从我们互相许下诺言的那一快乐的时刻起，我的思绪就不停地飞向你，就如同飞向另一个我自己。”他们于1759年1月结婚，华盛顿承担起了监护她的孩子约翰·帕奇（杰奇）与玛莎·帕奇（帕奇）·卡斯蒂斯的责任。后来，杰奇死后，他又承担起了照顾杰奇两个孩子的责任。²⁶

勇敢的小女人

1775年10月，华盛顿担任马萨诸塞州剑桥大陆军队的统帅后，便有传闻说：丹莫尔男爵和一支英国军队正去往波拖马河抓捕华盛顿夫人并要烧毁佛农山。但是华盛顿夫人拒绝离开。当乔治·梅森特意赶来带她离开时，她对他说：“不，我不会擅离职守。”但是当报告说有一支



英国船队已在佛农山着陆后，她最终还是让步了并同意离开。梅森在给华盛顿的信中说：“但是她并不情愿这样做，仅仅骑了几英里，只在外面呆了一个晚上，她真的是一个勇敢的妻子。”英国人再也沒来佛农山，但是经历了丹莫尔的这次惊吓后，华盛顿认为妻子跟他在一起会更安全些，因而派一个私人随从护送她到了剑桥。这正是她一直所期望的。

勤奋的典范

华盛顿驻扎在新泽西州的莫里斯敦后，楚普夫人与当地的一些妇女决定拜访华盛顿的妻子，并为出席此场合特意穿戴上了他们“最好的衣服和饰品”。后来楚普夫人将一个同伴拉到了街角，然后说道：“噢，你知道吗……我见到华盛顿夫人了！”她的朋友大喊道：“真的吗？那告诉我有关她贵妇身份的所有事情吧，她长什么样，她说什么了。”楚普夫人说：“好吧，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你。我一生中从未这样羞愧过。”她接着说到她与另外三个女人拜访将军夫人时，都穿着带有褶裥饰边的丝绸衣服。楚普夫人说道：“你不会想到我们看到她正在织东西还围着一个有斑点的围裙！”华盛顿夫人和蔼地接待了来访的女士，接着继续织东西。楚普夫人叹气道：“我们在那里时什么也没做，可华盛顿将军的夫人却亲自为自己和丈夫编织袜子！不仅仅如此。下午她便借机以一种不会触怒我们的方式说道：当时美国妇女应该成为她们同胞的勤奋典范，这点很重要，因为从英国独立会令我们得以舒适生活的源泉干涸。我们必须在缺乏无法自己制造的东西的情形下，坚决地独立自主。我们的丈夫和兄弟是爱国主义的典范，而我们必须做勤奋的典范。”像楚普夫人一样，另一个来访者本来“备感自责”，但是却从亲切的华盛顿夫人那儿得到了慰藉。她叙述说：“她似乎阅历很丰富，很仁慈而且在一切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她经常谈论贫穷士兵所受的苦，尤其是那些生病的士兵。她的内心似乎对他们充满了怜悯。”²⁸

仅仅是一群小伙子

1778年12月，当华盛顿将他的冬季驻扎地设在新泽西州米德布鲁克后，他雇用了两个年轻的木匠修完了大楼顶层其中的一个房间，这是他特意设计以供妻子使用的。但是他却让玛莎来监督这项工作，而木匠们很快便发觉他们的老板很和蔼可亲。数年后其中一个木匠说道：“她走进了房间，她看起来有些胖，是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妇女。”她告诉他们她希望将房间设计成什么样子，说道：“好了，年轻人，我只关心这儿是不是舒适，希望你们能在房间的一边为我安装一个简易的[壁橱]和一些架子，在另一边设计一些挂衣服的地方。”因此木匠们开始着手工作，先铺上一块新的地板，然后便在墙上凿满了洞，钉上木钉，建起了一个壁橱。每天上午十一点，华盛顿夫人都会上楼为木匠们拿来一些威士忌酒，后来，白天她和华盛顿吃完饭后，就会邀请他们下来吃饭。第四天时，她到楼上看事情进展得如何了，发现他们已经为她将这个陈旧的顶楼改成了一个舒适的新房间。一个木匠说道：“夫人，我们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了；我希望您会喜欢。”华盛顿夫人高兴地四处观看着，大喊道：“我很惊讶，你们的工

作都比得上一个老师傅了，可你们仅仅是一群小伙子。我不仅满意，而且非常满意你们为我的舒适所做出的努力。”两个木匠高兴地离开了。²⁹

神圣的场面

1785年，约翰·亨特（一个曾在革命后去过美国与加拿大的英国人）来到佛农山时，发现华盛顿夫人是“一个大约50岁左右的妇女”，但却吃惊于她对军事事务的热情。他写道：“令人惊讶的是，华盛顿夫人可以兴高采烈地讲有关军队的纪律以及士兵们遵守得非常好的秩序，而这支军队比直到战争结束为止她所说的任何一支军队都要出众；她说即使是英国人也承认这一点。她从横笛声与鼓声中获得了那么多的乐趣，她喜欢这些胜过她曾听过的任何音乐；后来说起她想在士兵们解散前的一两个周内观看他们的阅兵，因为那时他们都会穿着得很整齐，她说那会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场面……”³⁰

早起

华盛顿成为总统后，他委托查尔斯·威尔逊·皮尔画一幅他妻子的小画像。皮尔的首次拜访安排在早晨七点，但是尽管他按时到达了，他还是担心那时敲华盛顿家的黄铜门环还太早。他在敲门之前一直在街道上徘徊。当他最后出现时，华盛顿夫人这个守时的人，便看了看钟，然后问他为何会这么晚。当他说他不想那么早就打扰她时，她笑了起来，并告诉他：在等他的时候，她已经做完家庭礼拜，并给内利·卡斯蒂斯上完了一堂音乐课，而且还读了报纸。³¹

保持你们的原样

在佛农山时，华盛顿夫妇会为晚宴穿上礼服，他们希望其他人也同样如此。但是华盛顿夫人的孙女内利·卡斯蒂斯一直跟他们住在一起，却不是总能遵守。一天下午，她和她的朋友玛莎·丹德瑞其——华盛顿夫人的侄女，晚餐时穿得很随便，尽管华盛顿什么也没说，但他的妻子却深感不快。就在晚餐结束时，一辆四轮马车停在了车道上，来自卡罗敦的年轻的小查尔斯·卡罗尔和几位法国军官从车上走下来。这两个女孩便立刻请求准许离开一下，希望可以换掉身上的衣服并整理好头发。然而华盛顿夫人却坚决地说：“不行，保持你们的原样。既然穿成这样可以见华盛顿将军，那就可以见他的任何客人。”³²

一绺绺头发

1797年3月，华盛顿出席了由他的接任者约翰·亚当斯总统的就职典礼，后来他和玛莎参加了一个特意为他们举行的短暂的退职宴会。当时奥利弗·沃尔科特夫人走过来向他们表示祝贺，而华盛顿夫人便问她是否想要一份第一任总统的纪念品。沃尔科特夫人便说：“想，我想要一绺他的头发。”据说，华盛顿夫人立刻拿出一把剪刀，为沃尔科特夫人从她丈夫的头上剪下了一大绺头发，然后，又大笑着剪下一绺自己的头发，一起作为礼物送给了沃尔科特夫人。



丑恶的民主党人

华盛顿担任总统时，他的妻子总是小心谨慎地避开政治问题，在招待会上对待那些对政府不满的批评家们彬彬有礼，就如同对待政府的拥护者一样。但是一些旁观者却认为她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联邦主义拥护者，对杰斐逊派的共和党人持蔑视态度。曾有一个故事称，在白宫召开的一次招待会上，就在一个反联邦主义者离开的时候，她进入会客室询问孙女内利这位来访者是谁。当内利说她也不知道时，华盛顿夫人便四处查看了房间，注意到长椅上方的墙上有一个污斑，便大喊道：“啊，那个人不是联邦主义者。只有丑恶的民主党人才会以那种方式用他那没用的头在墙上留下痕迹！”然而她的孙子乔治·华盛顿·帕奇·卡斯蒂斯却否认了这个故事；他说用那种方式讲话并不符合她的性格。³⁴

注释：

1. Benson J. Lossing, *Mary and Martha: The Mother and Wife of George Washington* (New York, 1886), 189.
2. Mrs. John A. Logan, *Thirty Years in Washington* (Hartford, Conn., 1901), 45.
3. To Eleanor Parke Custis, Sept. 14, 1794,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 (39 vols., ed., John C. Fitzpatrick, Washington, 1931--44), XXXIII:501.
4. Lossing, *Mary and Martha*, 106.
5. *Ibid.*, 129.
6. *Ibid.*; Elswyth Thane, *Washington's Lady* (New York, 1960), 80.
7. Lossing, *Mary and Martha*, 132; Thane, *Washington's Lady*, 89.
8. Nathaniel Hervey, *The Memory of Washington* (Boston, 1852), 13.
9. Lossing, *Mary and Martha*, 168.
10. Marianne Means, *The Woman in the White House* (New York, 1963), 28.
11. Margaret C. Conkling, *Memoirs of the Mother and Wife of Washington* (Auburn, N.Y., 1850), 155.
12. *New Letters of Abigail Adams, 1788-1801* (ed., Stewart Mitchell, Boston, 1947),
13. *Ibid.*, 285, 15.
14. Lossing, *Mary and Martha*, 277; Rufus Wilmot Griswold, *The Republican Court, or*

- American Society in the Days of Washington* (New York,1854),216.
15. Means, *Woman in the White House*, 12.
 16. Hervey, *Memory of Washington*, 35.
 17. Lossing, *Mary and Martha*,277; Thane, *Washington's Lady*,287; Meade Minnigerode, *Some American Ladies* (New York,1926),26.
 18. Lossing, *Mary and Martha*,279; Hervey, *Memory of Washington*,37; Griswold, *Republican Court*, 202.
 19. Lossing, *Mary and Martha*, 281.
 20. Minnigerode, *American Ladies*,44.
 21. *Memoirs of Washington by His Adopted Son George Washington Parke Custis* (ed., Benson J. Lossing, Chicago,1859),476-77n.
 22. Minnigerode, *American Ladies*,45.
 23. William Parker Cutler and Julia Perkins Cutler, *Life, Journals and Correspondence of Rev. Manasseh Cutler* (2 vols., Cincinnati,1888), II: 56-58.
 24. *Memoirs of Washington*,514n.
 25. Means, *Woman in the White House*,19.
 26. Lossing, *Mary and Martha*,97-99; Minnigerode, *American Ladies*,8; *Memoirs of Washington*, 499-501.
 27. Means, *Women in the White House*,34.
 28. Hervey, *Memory of Washington*,85-86; Lossing, *Mary and Martha*,179-80
 29. Conkling, *Mother and Wife of Washington*,107-8.
 30. "An Accotmt of a Visit Made to Washington at Mount Vernon, by an English Gentleman, in 1785,"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XVII (1893): 81.
 31. Anne Hollingsworth Wharton, *Martha Washington* (New York,1897),256-57.
 32. *Ibid.*,164.
 33. Hervey, *Memory of Washington*,39; Conkling, *Mother and Wife of Washington*:158.
 34. Girswold, *Republican Court*,314; *Memoirs of Washington*,408n.